

三人行吟

时东兵·文生·陈忠村
诗歌自选集

时东兵 文生 陈忠村 著



上海文艺

时东兵 文生 陈忠村 著

三人行吟

时东兵·文生·陈忠村
诗歌自选集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三人行吟/时东兵, 文生, 陈忠村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11. 7
ISBN 978-7-5321-4193-7

I. ①三… II. ①时…②文…③陈…

III. ①诗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20074 号

责任编辑: 徐如麒

封面设计: 宏骏设计工作室

三人行吟

时东兵 文 生 陈忠村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苏州文艺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3.75 插页 2 字数 297,000

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193-7/I · 3236 定价: 29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512-66063782



序一：诗歌的兄弟

文 生

子云：“三人行，则必有我师。”2010年上海之行，结识诗人、学者时东兵诗兄和诗人、画家、企业家陈忠村诗弟，此乃文生之幸也。然大家皆有相见恨晚之憾，我引明人钟惺小品《与陈眉公》文字相宽慰。“相见甚有奇缘，似恨其晚。然使前十年相见，恐识力各有未坚透处，心目不能如是之相发也。朋友相见，极是难事。鄙意又以为不患不相见，患相见之无益耳。有益矣，岂犹恨其晚哉！”东兵、忠村乃释然。东兵年长于我，故我称之为诗兄，忠村乃70年代后生，故我称之为诗弟。诗兄、诗弟这仅是年龄的划分，而以知识学养的深厚广博、人生经历的丰富多彩、创作成就的丰硕多样，东兵和忠村都是我的诗兄，是我学习的榜样和追赶的目标。然而，他俩都是学养深厚、见多识广、视野宏阔的谦谦君子，推举我这蛰居大西南一隅的、只会雕虫小技的半朽书生来为我们三人的诗歌合集《三人行吟》写一个序言。这真是大姑娘上轿——头一回，难为诗弟文生——我也。一则我曾自己对自己立有一生不为他人作序的清规戒律，所以，至今未曾破戒、也不敢破戒；二则东兵和忠村都是我的诗歌兄长、文艺内行，我咋敢造次、班门弄斧呢！然东兵和忠村来电来函诌我，说《三人行吟》是我们自己的作品，写序是为我们自己，咋能说是

为他人作序呢？有道理啊！我只好一方面扭扭捏捏承应下来，一方面赶快重读东兵诗兄和忠村师弟相送的大作，又慢慢品味东兵和忠村的新作，那真是一次又一次怡情悦性的审美享受与精神之旅。同时，我建议，我们三人都写一篇序言，留此存照，别有意味。这一建议，获得东兵和忠村的赞同。明人黄虞龙在小品文《与客》中写道：“古今能文章之士，皆胸中无物，眼底无人。无物，故河山大地，以至花虫鱼鸟，都足供笔端。无人，故先秦两汉，诸子百家，只是我寻常交往。”所以，品东兵诗兄诗作的总的感受，我在东兵诗兄 2010 年 9 月在美国一行出版社出版的《时子文选》曾有一短评说：“俗语云，美人养眼，美文养神。读诗兄时东兵的诗歌犹如艳遇，亦如神交，身心两悦，怡情养心。其诗取材广泛，自成系列；形式多样，富于创新；诗意丰韵，学养充沛；语言凝练，颇具张力。读其诗，晤其人，有如坐春风之感。何也，诗人葆有赤子之心也。”读忠村诗弟的大作，我的感受在由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0 年出版的忠村新作中也有过一个短评说：“陈忠村的诗给人一种强大而持久的冲击力。他的诗歌始终在乡村与城市的矛盾及对抗中使人回望故乡，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与纠结中坚强超拔。而诗歌文本与创作笔记的互证，展示了诗人的创作机缘与价值取向，让我们看到一个怀揣故乡、携着理想、立足现实、扎根生活在诗路上艰难而执著的朝圣者形象。我要说，忠村君是一位用生命写诗的人！在这个时代，生活太考验人了，走吧，忠村君，‘在路上’是奋斗者的宿命！”

我记得明人吴从先在《小窗日记》中说过：“志要豪华，趣要淡泊。”更记得东兵兄说过：“有诗的日子真好！”也记得忠村弟有言：“艺术养活不了我的血液时，我愿用我的血液养活艺术。”东兵因此被诗界誉为“诗魔”，忠村由此被同行称为“诗歌圣徒”。天哪！一个如此潇洒而浪漫，一个如此执著而豪壮。我





还有什么理由不放下臭架子破戒而写下我的心里话呢！吴从先又言：“生平愿无恙者四：一曰青山，一曰故人，一曰藏书，一曰名卉。”“肝胆相照，欲与天下共分秋月；意气相投，欲与天下共坐春风。”此言极是，诗弟文生愿与东兵、忠村以及读者诸君共享之。感谢诗歌，因为你，我又多了一位诗兄、一位诗弟；感谢诗歌，因为你，我的创作又有了新的参照与目标；感谢诗歌，因为你，我的生活又多了一份牵挂和思念……

2010年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。上半年我在上海同济大学挂职锻炼，在四平校区中德学院一间敞亮的办公室里读书、写作，在静谧的图书馆临窗座位上眺望美丽的同济大学，在三好坞与文朋诗友品茶聊天、把盏论诗，同济大学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博大宽容、探求真理、追求卓越、服务社会的大学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我，我的诗兴勃发、豪情倍增……下半年我回到四川，回到宜宾学院，组织上根据我的特长和志趣将我安排到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任职，从事专职研究和文学创作，使我得以从繁杂的事务中解脱出来，可以自在地沉溺于精神世界，“目送归鸿，手挥五弦。俯仰自得，游心太玄”。“思接千载，视通万里”。偶尔，文友造访，或品茗、或说诗、或谈天、或论道、或独坐、或冥想，有丝竹之声，无案牍劳神，有诗书相伴，无世俗之樊，真人生之至乐也。我想，忠村诗弟在诗界、画界和实业界打拼，三界互动，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，而火热严酷的现实生活与魂牵梦绕的故乡成为他诗画的精魂。我真佩服忠村诗弟的坚毅、执著与宏阔，我真担心如此高强度的压力会摧毁钢铁一般的忠村。我要说，忠村诗弟，君子弘毅，任重道远，请多保重！我想，东兵诗兄身在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，条件优越，完全可以安享逸乐，但你忧时伤世，心系民间，关注生态，思考文化，热爱自然，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与担当在你身上彰显无遗。于是，我开

始再一次反省自己,告诫自己,振作起来,牢记“同心同德同舟楫,济人济世济天下”之同济精神,努力践行“为学生成材奠定基础,为社会发展提供支撑”之办学宗旨。“立功”不能,“立德”不敢,那就“立言”吧,做一些一个书生能够做的事情,教好书,写好诗,尽一个读书人的本分吧。

写下这些,愿与诸君共勉!

是为序。

2010. 12. 28 中国酒都





序二：诗坛三结义

时东兵

之所以诗集取名《三人行吟》，一是源于圣贤智慧，又同我们三人性格契合，都有志于践行既愉悦又艰辛的游走世界采风，都在坚守“我歌，故我在”的人生格言，都能笑对行吟苦旅的人生历练。二是取之于经典，古有桃园三结义，刘关张三英协力大展宏图，三分天下有其一。今有诗坛三兄弟，携长江澎湃浩瀚之气，承华夏悠久文化之脉，饮琼浆五粮之液，作山河锦绣之篇章，或可留下一段文坛佳话。三是彰显于诗观，边行边吟乐此不疲，抒真情实感不造作，边吟边行其乐无穷，发灵魂之声不作态：“我对爱情如我对我的诗歌，追求一种至纯至洁永恒忠贞的极境”（文生语），“我愿用我的血液养活艺术”（忠村语）。诗观即人生观，也道出了有精神追求的万千读者的肺腑之言，“诗抒情”、“诗言志”必能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。

我与文生、忠村相识，在不期而遇的日子。三人相识虽有先后，却都是在桃花盛开的春天，在一衣带水的长江入海口的上海，有诗作美又伴诗而行，人生的极乐境界，诗缘让我们结为诗坛三兄弟。我虚长几岁，既无刘备汉室宗亲的血脉，又无煮酒论英雄的韬略，面对文生的渊博学识、著作等身，忠村的才华横溢、胆识过人，真是羞愧难当。

和忠村相识已有十数年,那时,他是某诗刊的编辑,来上海组稿光临寒舍,相同的执著于艺术目标的追求,我们都有一见如故的感觉。不久,他便来上海成就事业,凭着诗人聪颖的头脑,加上从小在农村磨炼的意志,终于获得成功,在商界打拼的艰苦岁月,不仅没有放弃自己的艺术理想,而且成了“诗江湖”上的宋江,聚集了一大批诗歌的同路人。

与文生相遇更是相见恨晚,是在上海举办世博会的春天,看似偶然其实必然。抗战时期同济师生跋山涉水、千里辗转来到李庄(属宜宾市),就注定了同济大学和宜宾学院结为对子的两所高校,因此,两位歌者的脚印,最终在干杯楼相交。一个国家的命运,两所高校的联姻,促成了我们的诗缘相会,此生莫大之幸事。既生时子再生文生,乃天地造化。君在长江头,我在长江尾,共饮一江水,同抒诗意情。

更难得的是,二弟文生熟读诗书,谈诗论道深得其中三昧。三弟忠村有胆有识,取诗中真谛如囊中取物。有二弟深谋远虑的诗情意,有三弟攻城拔寨的诗高地,此生有此二弟诗路相随足矣!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初春,《三人行吟》将和桃花一起笑迎春风。

文生在我面前,一种直觉无法抵挡,他血脉里流淌的全是诗,离开了诗,他便无法生活。他既是激情四溢的诗人,是真实的,又是遁入梦门的梦人,是虚幻的:“我是荷马惟一的后裔/……/我热爱荷马”(文生诗集《梦人》114篇),这就是一个真实又虚幻、清醒中作虚幻的梦的文生。荷马真实,却也虚渺,无论如何,西方文学史无法避开或绕过他,否则,就不是追根寻源,便会脱离本真。古希腊人相信荷马确有其人,但并不十分关心荷马身世的细节考证,就像英国人并不特别在乎明晰知晓乔叟的身世一样。有读者来信说不能完全读懂文生的诗,我想,你先





要读懂文生这个人，读懂一个内心是一座火山时时需要喷发的诗人。读懂他的诗，不是逐字逐句的剖析，那样破坏了诗的纹理和内质，而是专注于：行云流水的思绪，笔尖生风的文字，超拔脱俗的诗意，一半是清醒的思考，一半是朦胧的意境，上乘之作期待上佳的读者和知音！

当然，诗无达诂，自古如此。俗话说，一千个人读红楼梦，就有一千本红楼梦，这正是经典作品独有的特征。文生与我最大的相同点，都是喜欢作梦，诗总是在梦的地方升起，有梦，生命就能走出黑夜。《三人行吟》开篇致生命（组诗）的第一篇便是《梦，生命起飞的地方》，诗集《两月泉》（陈忠村合集）中《子归鸟在呼唤》：“皎洁的月亮在倾听 /……/ 见你在挥毫之余 / 纵身一跃 / 与楚辞再醉一万年”，便是梦中所得，可遇不可求，诗集《东方四重奏》的致诗人（系列）：“诗人虚掩的梦 /……/ 飞翔，才是诗人最好的姿态”。梦里有诗，诗中有梦。

我是谁，我从哪里来，又到哪里去？成了文生挥之不去的问题，我也一样。本来，文学是哲学的摇篮，文学从来不是一种简单的娱乐，不然，怎么会有陈子昂的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。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”的千古感叹！早在荷马生活的年代，诗人（或歌手）既是历史的记叙者，又是宇宙观的阐述者；既是原始神学的奠基人，又是各种玄奥和实用知识的传授者。荷马史诗是西方文化史上最初朴的“哲学”读本。荷马盛名不衰，是“希腊民族的教师”，酷爱诗歌的文生和柏拉图一样，荷马的身影似乎总是在他眼前闪现。“伟大的诗人住在何处 / 瑟瑟的冬日阳光 /……/ 寻觅诗人 / 面对空洞的寂静 / 孤独伸出双臂 / 将你紧紧拥抱…… /”（文生诗集《秋韵》），诗人一次又一次面临着新的出发，身后留下的脚印不值得留恋，陌生的风景总是在前方。所以，诗人的一生注定是孤独的，我时常有这样的孤独感。

其实,孤独是一种人生境界。

我在忠村诗集《城市的暂居者》(获上海市十佳图书)中,曾有这样的点评:忠村的诗具有鲜明的特征,一是故土情结;二是意象+言说的结构;三是语言的张力。《母亲的冬天》收入大学语文教材,作品中展现出泥土的质朴气息,内心的真情流露,却不失陌生化的艺术效果:“母亲讲 玉米粒上有火/低矮的房间里 暖暖的”,谁曾想到玉米粒上有火,这火来自太阳,来自母亲的内心,一颗对儿女奉献的火热的心,平凡的母亲形象,此刻高大了!收到了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艺术效果,读者又一次获得了审美的愉悦。母爱无私,母爱伟大,用任何美好的词来赞美都不为过。可忠村传递给读者的母爱,让你觉得生活的饱满,只要有母亲在,整个房间都是暖暖的。这便是深入浅出的好作品,深入挖掘思想和情感的内核,溢出表面浅显却又内含张力的文字,就像清水出芙蓉那样的清新自然,整首诗的氛围和母亲形象相吻合,生动亲切,不刻意雕琢。

今天正是元旦,母亲忙了一桌丰盛的佳肴,全家老少三代人其乐融融。这就是母亲可感可亲可歌可泣的真实形象,无需那些大而泛的空洞言词修饰。而那些浅入浅出的诗,虽也有优美的意境,朗朗上口的诗句,但大多耐不得咀嚼;还有深入深出或者浅入深出的诗,要么故弄玄虚距读者千里之外,要么就是玩弄文字毫无内核回味的劳什子。

追求陌生化,是忠村和我在艺术上的共同目标。英国现代诗人威·休·奥登曾说:“一个平庸诗人与杰出诗人不同的是:前者只能唤起我们对许多事物既有的感觉;后者则能使我们如梦初醒地发现从未经验过的感觉。”德国现代剧作家、诗人、文艺理论家布莱希特概括为“陌生化效果”,定义为:“把一个事件或者一个人物性格陌生化,首先意味着简单地剥去这一事件或





人物性格中的理所当然的、众所周知的和显而易见的东西，从而制造出对它的惊愕和新奇感。”其实就是雪莱所言：“诗剥去笼罩在世界隐蔽的美容上的面纱，使熟悉的事物变成仿佛不熟悉的。”忠村的诗歌不拘泥于“事物的本相”的真实度，恰恰相反，他是对“事物本相”的超越和飞翔，是对旧有的感性定势的叛逆和超越。

还在北京奥运的2008年，忠村来我《诗歌美学》的课堂，和大学生一起谈诗歌谈人生，成了大学生心中的偶像。此时忠村对我说，他正在写《短夜》的组诗，不到两年时间就已写了近两百首，并已交付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，他的毅力与才华，真叫人惊叹！虽然，忠村企业的事务繁忙，但对于诗歌始终是不离不弃，这是一种很高的生活境界。

海德格尔极力推崇荷尔德林的一句诗，并把它变成他的全部诗学的精髓：“人功德丰盈，但他却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。”海氏的结论是：诗，作为原始的居之筑，说明了居在本质上乃是诗意的，只有诗意才能保证人本真地生存与栖居。忠村就是这样一位诗人：“月光中凿开一个三寸出口 / 就能创造出天堂的宽度”（《短夜 101：创造出天堂的宽度》），很好地诠释了“诗意的栖居”。所以选这首诗为例，是因为：101的数字寓意从头开始，忠村探索艺术的脚步不会停息；101大楼是台北的地标，此诗也展现了忠村诗歌的一个高度；诗中的景象正是忠村诗意生活的体现。忠村怀着纯净的原始感受之心境，从不以别人的目光，甚至是自己第二次见到的目光，去打量事物，去审视自己内在和外在的生活，唯有如此，才有可能获得比高峰体验更深刻的原初体验。

海德格尔曾说：“诗是给存在的第一次命名，是给万物的第一次命名。”我和文生、忠村诗坛三兄弟，正是努力地这样做的！

并且一直坚守着！

2011 年元旦，写于同济北苑翰墨缘书房





序三：写作，让日子充满诗意

陈忠村

我很荣幸我能写诗，更荣幸的是别人叫我一声“诗人”，我活着很难，像诗一样活着是我一生的愿望！阅读与写作是我体内的动脉与静脉，我热爱艺术，对它们就像对待我的血液一样珍惜和爱护。它们是我生活的重要部分，是我体内流淌的血液。“天地与我并存，而万物与我为一”，我把艺术当作佛用来洗涤世俗的心灵，以善良、宽容的内心去亲近自然，它们牵动着真正的“我”，我反复强调“它们”，从中寻找自己的家园。写诗是我的一种倾诉、一种祝愿、一种生存的见证，甚至于是维持生命的一种理由。有时候我承受着严重的物质贫困和尖锐的生活断裂，摆脱不了被自己的现实抛出的感受，内心深处始终存储刻骨铭心的创疼，只有寄情于诗歌，借助于自己语言的通道重返精神家园。

2010年10月由上海市群艺馆选送的我的诗歌《母亲的六亩八分地》，荣获全国“鲁藜诗歌奖”（单篇）一等奖。鲁藜是“七月诗派”的代表，我国现当代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。他的名作《泥土》影响过我，是关于平凡与伟大的名言：“老是把自己当成珍珠，就时时有被埋没的痛苦，把自己当作泥土吧，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道路。”由《诗刊》常务副主编李小雨等终评委认为我

在《母亲的六亩八分地》诗中表达了：“母亲在老家。不管出走得多远、多久，因为母亲在，便有了家。家里的土地有母亲照料，有地种也便有了希望。儿女远在他乡，但因为土地的牵挂，母亲心里也便有了永远的期待。这就是亲缘，就是割不断的血缘。母亲的笑声是永恒的记忆。这首诗将母亲的力量宣泄得淋漓尽致，将儿女的惦念刻画得情意绵绵。十几行的短诗，其魅力竟如此震人心魄。”我在会上的发言讲：真正的幸福是诗人真正的苦难。祖母，躺入黄土长眠我的祖母，那长满青草的土坟让我长跪不起；母亲，那远在乡下勤劳我的母亲，繁华寒冷的城市里穿着你寄来的布棉鞋，温暖了我的整个冬天；妻子，异乡守候善解人意我的妻子，我想用文字来形容你，然而却找不出能形容你的词语……我用过很长的时间，孤独的对峙，甚至是孤独到绝望的对峙内心的世界。但孤寂的孤寂过后，我用生命的方式赋予真情。时间让我拥有一份自由的成熟，真情让我拥有月夜下的玫瑰，美让我拥有一份七色的光，生活让我拥有一片淡淡的清香，感谢生活——感谢生活中的母亲（指生活中善良的女性），爱至母亲为止。

诗和酒都是世界的语言（谢尔·埃斯普马克语）。写作，让日子充满诗意！今生能和时东兵及文生认识都是诗歌的功劳，2002年我来上海工作时举目无亲，这时突然想起一个诗人时东兵（在这之前我在某诗歌杂志做兼职编辑，看过时东兵的诗歌稿件），我电话联系后就去同济新村拜访他，日子过得真快，转眼之间将近10年了，他是我的兄长又是我的老师，在上海给予我很多支持和帮助。我对他的诗歌曾写过一篇叫《五月的凤凰木——赏析时东兵的诗》如下：

欣赏了时东兵老师的诗，你就会发现，他的诗，是一种历经语言变法之后的深入浅出，这种浅出后的诗句，只有在不断的深





人领悟中，方能体味到它的幽香。人的一生不知要发生多少故事，故事发生的前前后后有许许多多原因和结果。时老师在一首名为《讲故事的故事》诗中，以朴实而机智、平和而生动的语言，道出了生活的特性。将故事比喻成一棵果树，讲故事说成是摇果树，由平面的叙述变成了立体的动感画面，一枚枚果实摇落，滚落成一个个的故事，常言道：“故事背后的故事，才有真正的故事”，诗人深谙此道，“等待那核发芽的时候”，他把诗作为一个人内外交感的通道与媒介，通道不仅指示方向，而且也显示光亮，这种光亮在时老师的诗里，转换成了文字的力量，既显示了诗人的从容与耐心，又传达出精确的语言显微能力。也正是这种力量，才造就了诗人的抒情是一种内心的抒情、真正的抒情。这种抒情由于理清了情境与事境的关系、并且摆在一个若隐若现的位置上，因此给诗歌文本带来极大的张力。时老师的诗歌语言追求力度、硬度、准度，同时具有动态的、开放的特质。

他在诗歌创作过程中，懂得什么时候沉默，可谓惜墨如金，并且他的词语具备持续打开事物的能力。事实上，他很注重对语词深度的挖掘。张国荣有句歌词唱得好：“只要有爱就痛”，无意中，道出了抒情的本质。无独有偶，时老师创作的许多爱情诗中也道出了爱的真谛：“不忌清苦喝咖啡 / 拭去血迹摘玫瑰 / 品出甜蜜苦涩的韵味 / 露水在花瓣中陶醉……”这种从容不迫的抒情，仿佛觉得诗人漫步在草地中，阵阵清香渗入体内。时老师有很多诗打动了，我注意到他诗中的张力和节制，诗歌不为阅读者设置障碍，构思立意很重要。“我常常从一个物体或状态着手，为诗建立一个‘基础’。诗从一个意象中渐渐诞生……我用清晰的方法描述我感受到的神秘的世界”（特朗斯特罗姆语）。时老师也喜欢从日常生活中捕捉诗意，生发情感，从而，他的创作实践源源不断。他是把情感赋予文字来抒发自己内心世

界的诗人。《外公和雪人》，通过真挚朴素的语言及丰富的思想内涵，在不断深化中进入一个诗的境界，显示出他不凡的创作功底。“那年 / 冬天很冷 / 雪很多 / 外公和我一起堆雪人 // 外公老了 / 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弱 / 终于有一天 / 外公走了 / 留下一句话 / ‘我走了，让雪人陪你！’ // 春天来了 / 雪人也老了 / 它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小 / 终于有一天 / 雪人也走了 / 留下一地水 / ‘你要去陪外公吗？’ // 春雨滴滴 / 雪人，是不是你回来了 / 给我捎来消息 / 外公可安好！”“冬天很冷，外公老了”，这是生活中的“实”，“雪人也老了，你要去陪外公吗？”这是诗人心中的“虚”，虚实结合，收到了感人肺腑的艺术效果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从时老师诗歌中反映出来的“真”，是人性的原色，生命的血液，意趣真了，不用修饰自然是好诗，这种从生命深处熔炼出的诗，才是“至精至纯”的。

《三人行吟》要出版了，我和文生老师都没有见过面，我想这就是诗歌给我们的缘分，文生老师不仅善诗更善于评论，出版诗集二十多部，学术著作五部，我在他的《诗歌语言艺术论》中领略了他的才华，这是一部大的学术著作，把诗歌语言阐述的淋漓尽致，美轮美奂。他与诗歌结缘已有二十多年了，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他自己知道，他讲选择诗歌为伴就是选择以梦为伴，就是选择以孤独为伴。这是诗人的真诚，同时也是诗人对社会的奉献，因为诗歌是社会的血液，正如文生在《三月，我的忧伤宛如桃花》写到：

三月，我的忧伤宛如桃花
一棵草，一块石头
一阵风，一丝细雨
在辽远的视野里

